

大姑娘喇大煙

醜姐兒做夢



准

改

詞

良

八五

25

30

35

40

大獸大慳大慳大慳

大慳大慳大慳大慳



大

大

八

● 姑娘喇大烟

新君皇爺坐金鑾。有件新聞天下傳。故事出在北口外。熱河北西園邊。糧補府伐着管頭川。一人姓李名叫秉全。夫妻同庚五十三。所生一女一兒男兒子年長十七歲。小女兒叫秋蓮。一十五歲美容顏。家中豪富有銀錢。兒子南學念書篇。女兒家中坐針線。二老夫妻度日月。李員外暗思想。又有銀子又有錢。一兒一女很隨心田。來到清明三月天。家家種地忙的歡。員外也要把地種。這老頭想邪篇。家西種了一塊大烟。喇下賣了好花零錢。也是秉全運不通。忽然得病纏身中。開方求醫不中用。若吃藥不見功。七天七夜未打燈。嗚呼哀哉見了閻君。員外一命歸陰間。母子三人哭的可憐。親朋雖能替他辦事。將員外葬完全。一齊告辭回家園。母子見天淚不干。來到六月暑伏天。家家戶戶喇大烟。學生上學懶把書念。尊母親聽兒言。明日不去念書篇。叫人應該喇大烟。他母聞聽心歡喜。明日不用念書篇。學生聞聽這句話。來到了大街前。今日我要喇大烟。雙塊我給你一百錢。學生發喊且不明。在說西頭田永豐。夫妻同庚五十六。一兒子一花容。家中足以他不窮。兒子全然未定婚蒙。姑娘乳名叫月娟。一十七歲美容顏。兒子寶住十五歲。在南學念書篇。二老夫妻心喜歡。田永豐趕集未回家園。清晨母女梳洗完。姑娘潑水到外邊。忽聽大街有人喊。却不知爲那般。出去看看禮才端。回房對母說一番。姑娘扭頭看分明。門外站着一書生天平寶滿。多主貴。地闊元福不輕。眉青目秀去的精。不雅似上方左金童。學生偷眼看分明。門里站着一花容。十七八歲在少年。杏荷眼眉窮生。胭脂點唇臉白淨。三寸金蓮周正正。學生回家且不言。姑

一 烟 大 喇 娘 姑

娘來到上房間。開言又把母親叫。兒的話計心間。今日我去喇大煙。掙上幾百錢買針線。他母親聞聽怒冲冲。叫聲娟頭要你聽。你父趕集未回轉。他知到了不成。連着爲娘把氣生。咱們不指着營生。姑娘代笑把話言。去不多時歸回還。東院大娘他也去。老太太怒冲冲要你早回還。姑娘聞聽往外番。衆婦女來到烟地邊。一齊坐下說笑言。姑娘害羞一邊坐。劉二姐變開言。叫聲娟頭你聽言。我喇你摸一條邊。一齊動手喇的歡。就把姑娘辣在後邊。學生察攏後邊走。這書生暗悲慘男女無奈何。忽然一計上心間。學生生出巧機關。扇子插在頸後邊。正在姑娘前邊走。腰一梭膀一灣。扇子落在地平川。學生邁步往前番。姑娘代笑把話言。你的扇子落平川。學生回頭面代笑。大姐你好心出。若遇別人不給咱。你是誰家女嬋娟。姑娘害羞把話明。我父名叫田永豐。兄弟乳名叫寶住。他今年十五冬。你們全學把書攻。學生聞聽心裏明。衆婦女回家把飯餐。學生端烟回家園。心中暗想田家女。茶不思飯懶餐。南學懶去念書篇。重了相思病把身纏。渾身無力似軟灘。開方吃藥是枉然。代病總有幾個月。茶不思飯不餐。臥床不起好幾天。小命一定見老閻。他母坐在病床前。代淚開言問一番。我兒覺着怎麼樣。這學生淚漣漣。一命總事見老閻。心中總想田月娟。他母聞聽淚如梭。有話何不早對娘說。去托南院李二老。到田家把媒說。娶到家。你看着。哄的學生喜心窩。他母去找李楞怔。托他去說田家花容。李二聞聽心歡喜。到田家笑英英。與我姪女定婚蒙。就是庄頭李家書生。永豐夫妻喜心中。做飯款代且不明。李二告辭回家轉。見大嫂說分明。田家老少都喜歡。擇日抬娶女花容。娶佳人把婚定。擇定臘月是初三。殺牛宰羊把事辦。衆師付做美晏。煎炒烹炸鬧的歡。學生病重懶把身番。他一見淚漣漣。叫聲我兒聽

娘言。心中想點什麼用。學生他。變開言。厨房炸炒香味贊。拿個疙疸管嘗鮮。他母聞聽不消停。尊聲師付你們聽。我兒想把疙疸用。衆師付說是中。要吃疙疸真現成。老太太端着回里行。走到病房變開聲。我兒快把疙疸用。學生聞聽心歡喜。爭雙眼看分明。拿起疙疸口內送。咽喉乾渴不往下行。噎的學生把脚登。又不上來又不下行。他母抱住直聲叫。這學生不應聲。嗚呼哀哉吹了燈。他母咧嘴。放悲聲。秋蓮堵咀把話明。母親不必放悲聲。田家若知哥哥死。娶不來女花容。我在出閣你是空。不如隱藏先娶花容。母女二人計定成。半夥子窗外聽的清。我與田家去送信。到田家把話明。噯喲兒子歸陰城。明日還要娶花容。月娟母女放悲聲。寶住一旁笑英英。姐姐不必噯喲痛。我到有巧計生。我替姐姐走一程。將我改伴女花容。等時日落黑了天。家家戶戶把關門。姑娘上房燈點上。叫寶住你聽言跟我去到山房間。我把你改伴女嬋娟。拆開辮子一窩蜂。拿起木梳把他通。分邊分開西瓜頂。美人抓上邊蒙。疊個抓計一尺零。紅頭繩扎個緊崩崩。首飾簪環上邊代。兩朵鮮花爪出來。打扮好像女裙釵。大絨球拿出來。胭脂點唇臉兒白。這付鐲子怎麼代。姑娘低頭巧計生。拉住耳朵不放鬆。拿起鋼針任條線。小寶住吃一驚。姐姐快些把手鬆。扎破五官怎把書功。紅綢子大襖大鑲邊。狗牙繸子鎖上邊。中衣本是英哥綠。望下看吓一跳。兩隻脚

鴉肥又寬。鞋小脚大怎麼穿。寶住打扮且不表。婆家彩轎到門前。鼓樂喧天多熱鬧。娶親客進房間。紅衣就友寶住穿。寶住抱在轎裏邊。他母假意淚兩行。叫聲女兒聽其詳。今日娶你把門過。娘的語記心上。好好侍奉你婆母娘。小姑有錯你要担量。爲娘囑咐你聽知。過門尊敬你女婿。婆母跟前多行孝。作媳婦要規矩。千萬不可鬧皮氣。天堂媳婦不如閨女。衆人解勸拉一傍。順過花轎走的忙。婆前不遠來的快。抬到大門傍。二姑娘挽着假姑娘。秋蓮出房來拜花堂。四體八拜全拜完。挽夫又到洞房間。挑去蓋頭仔細看。衆婦女吓一跳。兩隻脚鴉肥又寬。細看不相女嬋娟。姑娘才要把他擎。學生還陽把身番。咦呀一聲把我。他的母走上前。叫聲我兒你把陽還。學生開口淚連連。寶住一見笑哈哈。開言叫聲我大哥。好了咱兩把書念。有衆人問分明。寶住一二從實說。我本是田家假姣娥。王老開言氣難忍。等我去找老田家。進門就把親家叫。是令打是令罰。不然咱們到官衙。渾亂鬧閣就該殺。田永豐聞聽笑哈哈。叫聲親家別生氣。要打由着親家打。若要罰。認你罰。千萬不可到官衙。京官動府人家笑化。王開金聞聽喜氣生。尊一聲親家你是聽。你兒娶到官家去。與秋連拜花燈。在招你家女花容。你兩家親戚一樣同。李家又娶田月娟。李王夫妻過百年。秋連娶到田家去。他兩家都喜歡。門當戶對好親戚。這等完了一篇。

醜 妞 兒 作 夢

金烏西墜鳥歸林。玉兔東升路上無人。楊柳梢頭推出來一輪明月。月移花影入樓門。燈兒下有個醜妞兒飽了犯暈。也斜着兩眼沒有精神。上眼皮望下眼皮直透着親近。這不才扒在棹案上，暈沉沉。沉呼如雷聲兒震。底響連珠臭味薰。渺渺茫茫把那幻境進（呀）只見那簾兒起處進來一人。八字眉雙目俊。懸胆的鼻子趁朱唇。白生生的面皮如傅粉。黑真真的頭髮似烏雲。大禮服背心趁。雪白的硬領亮如銀。左手拿定文明棍。一朵紅花嵌胸襟。未曾說話把那鞠躬進。口尊吾愛聽原因。不才姓賈名士進。虛度光二十春。久仰艷名長的俊。特意前來會美人。如若不嫌不才笨。你我何不自由婚。醜妞兒年長已花信。并沒有一人提過親。因此常把月下老兒恨。又怨爹娘不掛心。那鄰舍的姐妹全都出了聘。一個個甜甜蜜蜜喚夫君。想奴家我獨守孤燈仍要我的女光棍。滿腹的衷腸對誰云。兩個長枕一人枕。一床錦被半遮身。奴好比明珠土蒙無人過問。賣金遇不見買金的人。不想今天奴家我們才交紅運。這不才遇見肥豬來借門。羞答答的欲要直言又不肯。忸怩了半天才喚了一聲美郎君。說郎君不嫌奴家我們長的不夠本。就便是作個婢子也甘心。可是郎君說話要言而有信。別拿傻子來開心。那美少開言說你不要茄子黃瓜一齊論。咱們豈是那等人。我

說這話你要不信。請你到門兒外頭看假真。醜妮兒聞言便往門外頭奔。果見那。遠遠來了一簇人。前頭一隊軍樂吹了一個聲音震。後面跟着一輛雙馬大四輪。浩浩蕩蕩又把大路奔。轉眼邊到了自己門。醜妮兒翻身又往院裏進。不拉屋門硬把脖子伸。那肉頭與木頭碰了一個勁。額角上邊顯出一虛紋。醜妮兒握着腦袋又往屋裏進。搬箱倒櫃端臉盆。醜妮兒洗臉怕費勁。扎了個濛子便起身。趁着水氣拍脂粉。舊衣脫去換了新。拾度已畢再把他的模樣論一論。列位洗耳且聽真。沒有眉毛禿着鬚。金絲的頭髮有幾根。蒼繩飛上落不穩。代腿的小肚滿街云。稱鉞鼻子翻鼻孔。大嘴一咧賽火盆。黃板大牙有一寸。個個全都是包金。吊角眼睛像反睨。扇風的耳朵沒有輪。說話張嘴要把人啃。一嘴的臭味薰煞人。大紅的繡襖海棠錦。深綠花緞八褶裙。露出來的紅鞋將三寸。算脚尖不算腳根。淺色蒙紗是洋粉。那沒毛的腦袋看的很真。說話之時那馬車已然把門進。來幾個婢子攙新人。醜妮兒假裝腳小站不穩。忸忸怩怩作奏挺勻。又聽得軍樂吹了一陣。醜妮兒上車起了身。一霎時來到禮堂把車順。醜妮兒下車進了門。一陣鼓聲如雷震。倒把醜妮兒嚇丟魂。一見來賓着實眼暈。一個個怪眼睜似鬼神。臉上的汗毛足有一寸。鉅齒擦牙露出唇。滿嘴詞雄談闊論。什麼共夫。共妻。共金銀。男女摟抱隨便接吻。管什麼廉恥與五倫。醜妮兒看罷是心中納悶。莫非這是赤化人。猛抬頭又見上面坐定三人分左右。兩邊是介紹當中是主婚。有一人高聲讚禮使了個挺大勁。有幾個剪髮的女兒扶着風琴。贊禮人導引夫婦把那鞠躬進。見完了主婚見來賓。禮罷大家把那大餐啃。過來幾個擺台西崽般透勤。搭牌的啤酒出在日本。老雄牌的波蘭地精製美香濱。拔絲山藥長有八寸。紅燒整鱈魚配上兩塊大海參。大碗會鮮蘑把芽荳來趁。兩個獅子頭食信配一根。寬汁鹿尾使的是洋粉。整個的松花又把香腸拚。酒飯已罷覺着有點悶。有幾個女子跳舞赤着身。一個男子在旁直使洋勁。手裏拉着好大的瓦月林。這樣的玩藝看着心不穩。外請來些個中國戲劇是些個有名。雲裏飛開場滿嘴噴糞。管張的藍布帳一人學數音。花狗松的八蜡廟鐵壺鬪韻韻。萬人迷的說相聲句句有點帳。徐狗子說雙簧大賣狗勁。又煩了一個拉大篇唱的是小上坟。天交三鼓親朋友去安寢。只留下新夫婦一雙有情人。手拉手兒前去合盞。一夜的夫妻說不盡的百年恩。新夫婦度蜜月要旅行日本。購來一架飛機德國徐柏林。夫妻上好開足了馬力勁。只聽得噙的一聲離地上青雲。醜妮兒向下一瞧實在眼暈。見些個大海高山與森林。醜妮兒把眼一閉心中一恨。什麼叫樂叫簡直的把命拚。啣呀一聲飛機朝下湫。醜妮兒大叫一聲救命的俏郎君。一聲嚇喊不大要緊。翻身滾在地埃塵。這就是醜妮兒食多作夢。也無非與諸君解悶開心。(完)

悶。莫非這是赤化人。猛抬頭又見上面坐定三人分左右。兩邊是介紹當中是主婚。有一人高聲讚禮使了個挺大勁。有幾個剪髮的女兒扶着風琴。贊禮人導引夫婦把那鞠躬進。見完了主婚見來賓。禮罷大家把那大餐啃。過來幾個擺台西崽般透勤。搭牌的啤酒出在日本。老雄牌的波蘭地精製美香濱。拔絲山藥長有八寸。紅燒整鱈魚配上兩塊大海參。大碗會鮮蘑把芽荳來趁。兩個獅子頭食信配一根。寬汁鹿尾使的是洋粉。整個的松花又把香腸拚。酒飯已罷覺着有點悶。有幾個女子跳舞赤着身。一個男子在旁直使洋勁。手裏拉着好大的瓦月林。這樣的玩藝看着心不穩。外請來些個中國戲劇是些個有名。雲裏飛開場滿嘴噴糞。管張的藍布帳一人學數音。花狗松的八蜡廟鐵壺鬪韻韻。萬人迷的說相聲句句有點帳。徐狗子說雙簧大賣狗勁。又煩了一個拉大篇唱的是小上坟。天交三鼓親朋友去安寢。只留下新夫婦一雙有情人。手拉手兒前去合盞。一夜的夫妻說不盡的百年恩。新夫婦度蜜月要旅行日本。購來一架飛機德國徐柏林。夫妻上好開足了馬力勁。只聽得噙的一聲離地上青雲。醜妮兒向下一瞧實在眼暈。見些個大海高山與森林。醜妮兒把眼一閉心中一恨。什麼叫樂叫簡直的把命拚。啣呀一聲飛機朝下湫。醜妮兒大叫一聲救命的俏郎君。一聲嚇喊不大要緊。翻身滾在地埃塵。這就是醜妮兒食多作夢。也無非與諸君解悶開心。(完)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188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